

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俄苏意日等国卷

日本短篇小说名著选评

(3)

罗治华 吕 伟 选编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日本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(3) / 罗治华 吕 伟 选编 — 广州 : 暨南大学出版社, 1996. 4
(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俄苏意日等国卷)
ISBN 7-81029-448-2

I 日

ii 罗

—Ⅱ 小说—作品集—世界

IV I14

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
佛怡电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 625 字数·7 8 万
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15000 册

全卷 22 本 总定价: 88.00 元
(每本 4.00 元)

出版说明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与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。这些作品，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、审美教育的好教材。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，旨在为中、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。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，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，提高其读者覆盖面。我们相信，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。

众多的作者、译者创作、翻译了这么多、这么好的名篇名著，读者感谢他们，本社更感谢他们。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、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，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，未能一一奉上稿酬，深以为歉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，希望作者、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。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、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
编委会名单：

主 编 徐位发

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

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
胡跃生 严奉强

目 录

伊豆的歌女	川端康成 (1)
玉铃	川端康成 (27)
春分节	德永直 (44)
马	德永直 (74)
牢房	小林多喜二 (79)
早春的风	中野重治 (88)
鸟	大江健三郎 (99)

伊豆的歌女

川端康成

—

道路变得曲曲折折的，眼看着就要到天城山的山顶了。正在这么想的时候，阵雨已经把丛密的杉树林笼罩成白花花的一片，以惊人的速度从山脚下向我追来。

那年我 20 岁，头戴高等学校的学生帽，身穿藏青色碎白花纹的上衣，围着裙子，肩上挂着书包。我独自旅行到伊豆来，已经是第 4 天了。在修善寺温泉住了一夜，在汤岛温泉住了两夜，然后穿着高齿的木屐登上了天城山。一路上我虽然出神地眺望着重叠群山、原始森林和深邃幽谷的秋色，胸中却紧张地悸动着，有一个期望催我匆忙赶路。这时候，豆大的雨点开始打在我身上。我沿着弯曲陡峭的坡道向上奔行。好不容易才来到山顶上北路口的茶馆，我呼了一口气，同时站在茶馆门口呆住了，因为我的心愿已经圆满地达到，那伙巡回艺人正在那里休息。

那歌女看见我伫立在那儿，立刻让出自己的座垫，把它翻个身，摆在旁边。

“啊…”我只答了一声就坐下了。由于跑上山坡一时

喘不过气来，再加上有点惊慌，“谢谢”这句话已经到了嘴边却没有说出口来。

我就这样和歌女面对面地靠近在一起，慌忙从衣袖里面取出了香烟。歌女把摆在她同伙女人面前的烟灰缸拉过来，放在我的近边。我还是没有开口。

那歌女看去大约 17 岁。她头上盘着大得出奇的旧式发髻，那发式我连名字都叫不出来，这使她严肃的鹅蛋脸显得非常小，可是又美又调和。她就像头发画得特别丰盛的历史小说上姑娘的画像。那歌女一伙里有一个 40 多岁的女人，两个年轻的姑娘，另外还有一个二十五六岁的男人，穿着印有长冈温泉旅店商号的外衣。

到这时为止，我见过歌女这一伙人两次。第一次是在前往汤岛的途中，她们正到修善寺去，在汤川桥附近碰到。当时年轻的姑娘一共 3 个，那歌女提着鼓。我一再回过头去望她们，感到一股旅情渗入身心。然后是在汤岛的第二天夜里，她们巡回到旅馆里来了。我站在楼梯半当中弯下腰来专心地看那歌女在大门口的走廊上跳舞。我盘算着：当天在修善寺，今天夜里到汤岛，明天越过天城山往南，大概要到汤野温泉去，在 20 多公里的天城山山道上准能追上她们。我这么空想着匆忙赶来，恰好在避雨的茶馆里碰上了，我心里扑通扑通地跳。

过了一会儿，茶馆的老婆子领我到另一个房间。这房间平时大概不用，没有装上纸门。朝下望去，美丽的幽谷深得望不到底。我的皮肤上起了鸡皮疙瘩，浑身发抖，牙齿在打战。老婆子进来送茶，我说了一声好冷啊，她就像拉着我的手似的，要领我到她们自己的住屋里去。

“唉呀，少爷浑身都湿透啦。到这边来烤烤火吧，来呀，把衣服烤烤干。”

那个房间装着火炉，一打开纸隔门，就流出一股强烈的热气。我站在门槛边踌躇了。炉旁盘腿坐着一个浑身青肿、像淹死鬼似的老头子，他的眼睛连眼珠子都发黄，像是烂了的样子。他忧郁地朝我这边望。他身边旧信和纸袋堆积如山，简直可以说他是埋在这些破烂纸头里。我目睹这山中怪物，呆呆地站在那里，怎么也不能想这就是个活人。

“让您看到了这样可耻的人样儿——不过，这是家里的老爷子，您用不着担心。看上去好难看，可是他不能动弹了，请您就忍耐一下吧。”

老婆子这样打了招呼，从她的话听来，这老爷子多年害了中风症，全身不遂。大堆的纸是各地治疗中风症的来信，还有从各地购来的中风症药品的纸袋。凡是老爷子从走过山顶的旅人听来的，或是在报纸广告上看到的，他一次也不漏过，向全国各地打听中风症的疗法，购求出售的药品。这些书信和纸袋，他一件也不丢掉，都堆积在身边，望着它们过日子。长年累月下来，这些陈旧的纸片就堆成山了。

我没有回答老婆子的话，在炉炕上俯下身去。越过山顶的汽车震动着房子。我心里想，秋天已经这么冷，不久就将雪盖山头，这个老爷子为什么不下山去呢？从我的衣服上腾起了水蒸气，炉火旺得使我的头痛起来。老婆子出了店堂，跟巡回女艺人谈天去了。

“可不是吗，上一次带来的这个女孩已经长成这个样子，变成了一个漂亮姑娘，你也出头啦！女孩子长得好快，已经这么美了！”

将近1小时之后，我听到了巡回艺人准备出发的声音。我当然很不平静，可只是心里头七上八下的，没有站起身来的勇气。我想，尽管她们已经走惯了路，而毕竟是女人的脚步，即使走出一两公里之后，我跑一段路也追得上她们，可是坐在火炉旁仍然不安神。不过歌女们一离开，我的空想就像得到解放似的，又开始活跃起来。我向送走她们的老婆子问道：

“那些艺人今天夜里在哪里住宿呢？”

“这种人嘛，少爷，谁知道他们住在哪儿呀。哪儿有客人留他们，他们就在哪儿住下了。有什么今天夜里一定的住处啊？”

老婆子的话里带着非常轻蔑的口吻，甚至使我想，果真这样的话，我要让那歌女今天夜里就留在我的房间里。

雨势小下来，山峰开始明亮。又等了一些时候，天完全开朗了。虽然他们一再留我，我却怎么也坐不住。

“老爷子，保重啊。天就要冷起来了，”我恳切地说着，站起身来。老爷子很吃力地动着他的黄色眼睛，微微地点点头。

“少爷，少爷！”老婆子叫着追了出来。“您这么破费，真不敢当，实在抱歉啊。”

她抱着我的书包不肯交给我，我一再阻拦她，可她不答应，说要送我到那边。她随在我身后，匆忙迈着小步，走了好大一段路。老是反复着同样的话

“真是抱歉啊，没有好好招待您。我要记住您的相貌，下回您路过的时候再向您道谢。以后您一定要来呀，可别忘记了。”

我只不过留下 5 角钱的一个银币，看她却是十分惊讶，感到眼里都要流出泪来。可是我一心想快点赶上那歌女，觉得老婆子蹒跚的脚步倒是给我添了麻烦。终于来到了山顶的隧道。

“非常感谢。老爷子一个人在家，请回吧。”我这么说，老婆子才算把书包递给我。

一走进黑暗的隧道，冰冷的水滴纷纷地落下来。前面，通往南伊豆的出口微微露出了亮光。

二

出了隧道口子，山道沿着傍崖边树立的刷白的栅栏，像闪电似的蜿蜒而下。从这里了望下去，山下景物像是一副模型，下面可以望见艺人们的身影。走了不过 1 公里，我就追上他们了。可是不能突然间把脚步放慢，我装做冷淡的样子越过了那几个女人。再往前约 20 米，那个男人在独自走着，他看见我就停下来。

“您的脚步好快呀……天已经大晴啦。”

我放下心来，开始同那个男人并排走路。他接连不断地向我问这问那。几个女人看见我们两个在谈话，便从后面奔跑着赶上来。

那个男人背着一个大柳条包。40 岁的女人抱着小狗。年长的姑娘背着包袱，另一个姑娘提着小柳条包，各自都拿着大件行李。歌女背着鼓和鼓架子。40 岁的女人慢慢地也和我谈起来了。

“是位高等学校的学生呢。”年长的姑娘对歌女悄悄说。

我回过头来，听见歌女笑着说：“是呀。这点事，我也懂得的。岛上常有学生来。”

这伙艺人是大的波浮港人。他们说，春天从岛上出来，一直在路上，天冷起来了，没有做好冬天的准备，所以在下田再停留 10 来天，就从伊东温泉回到岛上去。我一听说大岛这个地方，愈加感到了诗意，我又看了看歌女的美丽发髻，探问了大岛的各样情况。

“有许多学生到我们那儿来游泳，”歌女向结伴的女人说。

“是在夏天吧，”我说着转过身来。

歌女慌了神，像是小声答说，“冬天也……”

“冬天？”

歌女还是看着结伴的女人笑。

“冬天也游泳吗？”我又说了一遍，歌女脸红起来，可是很认真的样子，轻轻地点着头。

“这孩子，糊涂虫。”40 岁的女人笑着说。

沿着河津川的溪谷到汤野去，约有 12 公里下行的路程。越过山顶之后，群山和天空的颜色都使人感到了南国风光。我和那个男人继续不断地谈着话，完全亲热起来了。过了获乘和梨本等小村庄，可以望见山麓上汤野的茅草屋顶，这时我决心说出了要跟他们一起旅行到下田。他听了非常高兴。

到了汤野的小客栈前面，40 岁的女人脸上露出向我告别的神情时，他就替我说：

“这一位说要跟我们结伴走哩。”

“是呀，是呀。‘旅途结成伴，世上多情谊。’像我们这些无聊的人，也还可以替您排忧解难呢。那么，您就进来休

息一下吧。”她随随便便地回答说。姑娘们一同看了我一眼，脸上没有露出一丝意外的神情，沉默着，带点儿害羞的样子望着我。

我和大家一起走上小旅店的二楼，卸下了行李。铺席和纸隔扇都陈旧了，很脏。歌女从楼下端来了茶。她坐到我面前，满脸通红，手在颤抖，茶碗正从茶托上歪下来，她怕倒了茶碗，乘势摆在铺席上，茶已经撒出来了。看她那羞愧难当的样儿，我愣住了。

“唉呀，真讨厌！这孩子情窦开啦。这这……”40岁的女人说着，像是惊呆了似地蹙起眉头，把抹布甩过来。歌女拾起抹布，很呆板地擦着席子。

这番出乎意外的话，忽然使我对自己的原来的想法加以反省。我感觉到由山顶上老婆子挑动起来的空想，一下子就破碎了。

这当儿，40岁的女人频频地注视着我，突然说：“这位书生穿的藏青碎白花纹上衣真不错呀。”于是她对身旁的女人再三问：“这位的花纹布和民次穿的花纹是一样的，你说的是吧？不是一样的花纹吗？”然后她又对我说：“在家乡里，留下了一个上学的孩子，现在我想起了他。这花纹布和那孩子身上穿的一样。近来藏青碎白花纹布贵起来了，真糟糕。”

“上什么学校？”

“普通小学五年级。”

“哦，普通小学五年级，实在……”

“现在进的是甲府的学校。我多年住在大岛，家乡却是甲斐的甲府。”

休息了1小时之后，那个男人领我去另一个温泉旅馆。

直到此刻，我只想着和艺人们住在同一家小旅店里。我们从街道下行，走过好一大段碎石子路和石板路，过了小河旁边靠近公共浴场的桥。桥对面就是温泉旅馆的院子。

我进入旅馆的小浴室，那个男人从后面跟了来。他说他已经 24 岁，老婆两次流产和早产，婴儿死了，等等。由于他穿着印有长冈温泉商号的外衣，所以我认为他是长冈人。而且看他的面貌和谈吐风度都是相当有知识的，我就想象着他大概是出于好奇或者爱上卖艺的姑娘，才替她们搬运行李跟了来的。

洗过澡我立刻吃午饭。早晨 8 点钟从汤岛出发，而这时还不到午后 3 时。

那个男人临走的时候，从院子里向上望着我，和我打招呼。

“拿这个买些柿子吃吧。对不起，我不下楼啦。”我说着包了一些钱投下去。他不肯拿钱，就要走出去，可是纸包已经落在院子里，他回过头拾起来。

“这样做可不行啊。”他说着又抛上来。纸包落在茅草屋顶上。我又一次投下去，他就拿着走了。

从傍晚起下了一场大雨。群山的形象分不出远近，都染成一片白，前面的小河眼见得混浊了，变成黄色，发出很响的声音。我想，雨这么大，歌女们不会串街卖艺了，可是我坐不住，又进了浴室两三次。住屋微暗不明，和邻室相隔的纸隔扇开了个四角形的口子，从上梁吊着电灯，一盏灯供两个房间用。

在猛烈雨声中，远方微微传来了冬冬冬的鼓声。我像要抓破木板窗套似地把它拉开了，探出身子去。鼓声仿佛离得

近了些，风雨打着我的头。我闭上眼睛侧耳倾听，寻思鼓声向哪个方向移动，会不会到这儿来。不久，我听见了三弦的声音；听见了女人长长的呼声；听见了热闹的欢笑声。随后我了解到艺人们被叫到小旅店对面饭馆的大厅去了，可以辨别出两三个女人和三四个男人的声音。我等待着，想那里一演完，就要转到这里来吧。可是那场酒宴热闹异常，像是要一直闹下去。女人的尖嗓门时时像闪电一般锐利地穿透暗夜。我有些神经过敏，一直敞开着窗子，痴呆地坐在那里。每一听见鼓声，心里就亮堂了。

“啊，那歌女正在宴席上啊。她坐着在敲鼓呢。”

鼓声一停就使人不耐烦。我沉浸到雨声里去了。

不久，也不知道是大家在互相追逐呢还是在兜圈子舞蹈，纷乱的脚步声持续了好一会，然后又突然静下来。我睁大了眼睛，像要透过黑暗看出这片寂静是怎么回事。我心中烦恼，那歌女今天夜里不会被糟蹋吗？

我关上木板套窗上了床，内心里还是很痛苦。又去洗澡，胡乱地洗了一阵。雨停了，月亮露出来。被雨水冲洗过的秋夜，爽朗而明亮。我想，即使光着脚走出浴室，也还是无事可做。这样度过了两小时。

三

第二天早晨一过9时，那个男人就到我的房间来了。我刚刚起床，劝他去洗澡。南伊豆的小阳春天气，一望无云，晴朗美丽，涨水的小河在浴室下温暖地罩着阳光。我感到自己昨夜的烦恼像梦一样。我对那个男人说：

“昨天夜里你们欢腾得好晚啊。”

“怎么，你听见啦？”

“当然听见了。”

“都是些本地人。这地方上的人只会胡闹乱叫，一点也没趣。”

他若夫其事的样子，我沉默了。

“那些家伙到对面的浴场来了。你瞧，他们好像注意到这边，还在笑哩。”

顺着他所指的方向，我朝河那边的公共浴场望去。有七八个人光着身子，朦胧地浮现在水蒸气里面。

忽然从微暗的浴场尽头，有个裸体的女人跑出来，站在那里，做出要从脱衣场的突出部位跳到河岸下方的姿势，笔直地伸出了两臂，口里在喊着什么。她赤身裸体，连块毛巾也没有。这就是那歌女。我眺望着她雪白的身子，它像一棵小桐树似的，伸长了双腿，我感到有一股清泉洗净了身心，冰凉地叹了一口气嗤嗤笑出声来。她还是个孩子呢。是那么幼稚的孩子，当她发觉了我们，一阵高兴，就赤身裸体地跑到日光下来了，踮起脚尖，伸长了身子。我满心舒畅地笑个不停，头脑澄清得像刷洗过似的。微笑长时间挂在嘴边。

由于歌女的头发过于丰盛，我一直看她有十七八岁。再加上她打扮成妙龄女郎的样子，我的猜想就大错特错了。

我和那个男人回到我的房间，不久，那个年长的姑娘到旅馆的院子里来看菊花圃。歌女刚刚走在小桥的半当中。40岁的女人从公共浴场出来，朝她们两人的方向望着。歌女忽然缩起了肩膀，想到会挨骂的，还是回去的好，就露出笑脸，加快脚步回头走。40岁的女人来到桥边，扬起声来叫

道：“您来玩啊！”

年长的姑娘也同样说着：“您来玩啊！”她们都回去了。可是那个男人一直坐到傍晚。

夜里，我正和一个卸下了纸头的行商下围棋，突然听见旅馆院子里响起了鼓声。我马上就要站起身来。

“串街卖艺的来了。”

“哼哼，这些角色，没道理。喂，喂，该你下子啦。我已经下在这里，”纸商指点着棋盘说。他入迷地在争胜负。

在我心神恍惚的当儿，艺人们似乎就要回去了，我听见那个男人从院子里喊了一声“晚上好啊！”

我到走廊里向他招手。艺人们悄声私语了一阵，然后转到旅馆门口。三个姑娘随在那个男人身后，顺序地道了一声“晚上好”，在走廊上垂着手，像艺妓的样子行了礼。我从棋盘上看出我的棋快要输了。

“已经没办法了。我认输。”

“哪里会输呢？还是我这方不好啊。怎么说也还是细棋。”

纸商一眼也不朝艺人那边看，一目一目地数着棋盘上的目数，愈加小心在意地下着子。女人们把鼓和三弦摆在房间的墙角里，就在象棋盘上玩起五子棋来。这时我本来赢了的棋已经输了。可是纸商仍然死乞白赖地要求说：

“怎么样？再下一盘，再请你下一盘。”

但是我一点意思也没有，只是笑了笑，纸商断了念，站起身走了。

姑娘们向棋盘这边靠拢来。

“今天夜里还要到哪里去巡回演出吗？”

“还想兜个圈子。”那个男人说着朝姑娘们那边看看。

“怎么样，今天晚上就到此为止，让大家玩玩吧。”

“那可开心，那可开心。”

“不会挨骂吗？”

“怎么会，就是到处跑，反正也不会有客人。”

她们下着五子棋什么的，玩到 12 点钟以后才走。

歌女回去之后，我怎么也睡不着，头脑还是清醒异常，我到走廊里大声叫叫看。

“纸老板，纸老板！”

“啊……”快 60 岁的老爷子从房间里跳出来，精神抖擞地答应了一声。

“今天夜里下通宵。跟你说老实话。”

我这时充满非常好战的心情。

四

已经约好第二天早晨 8 点钟从汤野出发。我戴上在公共浴场旁边买的便帽，把高等学校的学生帽塞进书包，向沿街的小旅店走去。二楼的纸隔扇整个地打开着，我毫不在意地走上去，可是艺人们都还睡在铺垫上。我有些慌张，站在走廊里愣住了。

在我脚跟前那张铺垫上，那歌女满面通红，猛然用两只手掌捂住了脸。她和那个较大的姑娘睡在一张铺上，脸上还残留着昨晚的浓妆，嘴唇和眼角渗着红色。这颇有风趣的睡姿沁入我的心胸。她眨了眨眼侧转身去，用手掌遮着脸，从被窝里滑出来，坐到走廊上。

“昨晚谢谢您!”她说,漂亮地行了礼,弄得我站在那儿不知怎么是好。

那个男人和年长的姑娘睡在一张铺上。在看到这以前,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两个人是夫妇。

“非常抱歉。本来打算今天走的,可是今天晚上要接待客人,我们准备延长1天。您要是今天非动身不可,到下田还可以和您见面。我们决定住在甲州屋旅店里。您立刻就会找到的。”40岁的女人在铺垫上抬起身子说。我感到像是被人遗弃了。

“不可以明天走吗?我预先不知道妈妈要延长1天。路上有个伴儿总是好的。明天一块儿走吧,”那个男人说。

40岁的女人也接着说:“就这么办好啦。特意要和您一道的,没有预先跟您商量,实在抱歉。明天哪怕落冰雹也要动身。后天是我的小宝宝在路上死去的第49天,我心里老是惦念着这断七的日子,一路上匆匆忙忙赶来,想在那天前到下田做断七。跟您讲这件事真是失礼,可我们倒是有意外的缘分,后天还要请您上祭呢。”

因此我延缓了行期,走到楼下去。为了等大家起床,我在肮脏的帐房间里跟旅店的人闲谈,那个男人来劝我出去散散步。从街道上稍微向南行,有一座漂亮的小轿。凭着桥栏杆,他谈起了他的身世。他说他曾经短期参加了东京一个新流派的剧团,现在也还常常在大岛港演出。他说他们的行李包里刀鞘像条腿似的拖在外面。因为在厅房里还要演堂会。大柳条包里装的是衣装啦、锅子茶碗之类的生活用品。

“我耽误了自己的前程,竟落到这步田地,可是我的哥哥在甲府漂亮地成家立业了,当上一家的继承人。所以我这